

## 【编者按】

统筹策划\羊城晚报记者 陈骁鹏 马勇

壹  
历代文士感念朝云义举

西湖文史因之再添华章

### 墓亭周遭梅花香飘千年

文脉考证

文脉故事

文脉观点

# 东坡咏茶咏梅 借风物明志

羊城晚报记者 吴大海

衿私斗。何如此一啜，有味出吾囿。”

这诗句表面写茶叶，实则是在观照自我，颇有值得斟酌的味道。吴定球直言：“写茶根移种，何尝不是暗寓自己锐于报国而拙于谋身，以至为奸佞宵小所不容，屡遭逼迫，远谪南荒？”

“相关例子还有很多。”吴定球说，东坡在《赞墨风亭下梅花盛开》中，赞美梅花在蛮风蠻雨中卧树独秀，其实也正是在他在残酷无情的竞争中馨香独抱，蔑视奸佞，勇敢面对各种挑战的心灵写照；又如《甘菊》诗末“扬扬弄芳蝶，生死何足道。颇讶昌黎翁，恨尔生不早”四句，更是借韩愈《秋怀》诗意而翻进一层，表达了他对荣衰得失、生死进退的深刻感悟和超然洒脱的人生态度。

“总之，苏轼的这些咏物诗往往物中有我，物与我相互观照，以我写物，借物写我。”吴定球总结道，这体现了一种宠辱不惊、逆境顺处的从容气度，一种已饥已溺、志欲及物的阔大襟怀，一种守志不易、刚直不阿的高尚品格——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东坡精神”。

# 惠州道士义举 感动苏东坡

羊城晚报记者 吴大海

东坡寓惠期间交游甚广，这在他的诗词中多有记录。并且通过他的诗词可见，他在惠州所做好事

事，都有惠州朋友热情参与。如东新桥的募建，就始于冲虚观道士邓守安的奔走呼吁。

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所长吴定球介绍，东坡曾有《两桥诗并引》，其中说“惠州之东，江溪合流，有桥，多废坏，以小舟渡”“奸民食此险，出没如凫鸢”，舟覆人溺的惨剧时有发生。东坡耳闻目睹，深以为虑，于是“建桥之念在仆心萌助”，“安求未遇

后来，东坡又向广州知州王古力荐邓守安：“此人洁廉，行苦善行，直望弘尔，世间贪爱无丝毫也，可以无疑。”东坡所用赞誉之词，正是邓守安的“道”。

这种“道”的笃信躬行者，在高唱仁义道德的官场上难找到，却正存在民间。

吴定球说，邓守安以出世之襟怀，济世之事业，这种只为苍生不问名的高尚人格和伟大精神，令东坡感动，也给东坡以鼓舞。

以建桥事。”二人想法相契合，“罗浮道士一倾盖，欲系白日留君颜”，建桥成了二人彻夜长谈的话题。

吴定球说，苏邓交游，正是以建桥这个造福惠州的善举为开端的。通过接触和观察，东坡理解了，邓守安这位深受百姓爱戴的“山中有道者”，他的“道”究竟是什么。此后，东坡写信向朋友介绍：“罗浮有一道士守邓安，虽朴野，养骨横。”吴定球说，交游使东坡在惠州走进了一个与官场生态全然不同的民间天地，让东坡对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有了新的感悟和诠释。“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交游是引至东坡晚年思想上发生重大转变的媒介之一。”

# 东坡屡屡“求仙” 却非真想成仙

作者/王崇勋

宋绍圣元年(1094)十月上旬,东坡作诗《寓居合江楼》。在江楼之上,他向惠州的青山绿水与蓝天白云敞开心怀,倾吐内心情懷:“海山遥望气佳哉,江合处朱楼开。蓬莱方丈应不远,肯为苏子浮江来。江风初凉睡正美,楼上啼鸦唤我起。我今身世两相违,西流白日东流水。楼中老人日清新,天上岂有痴仙人。三山咫尺不回去,一杯付与

此诗是东坡“我今身世两相违”的精神产物。他身处新旧党争之中，既反对新党激进伤民的那些变法措施，也反对旧党迂腐保守的政治偏见。这使他同时受到新旧两党的排斥打击。这也就是他被贬惠州的根本原因。

政治失意，仕途受挫，生活落魄，使他苦闷迷茫。但他从不妥协，不丧志，不气馁。他站在合江楼上，寄情江水，把羁絆之身，化作自由之神，求得心灵超越。诗人以奇特的幻想，把惠州葱郁的山峦幻化成浮动渺渺的仙境，让自己的灵魂升华、净化。难怪人们称他“坡仙”。

苏东坡苦闷时往往表 心灵愉悦。

A vertical illustration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. On the left, a person wearing a pink robe is seated on a dark mat, their back to the viewer. They are looking towards a large, dark, gnarled tree on the right. The tree is covered in small white blossoms.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blue-grey color with white, wavy, horizontal lines that suggest mist or water. The overall composition is simple and elegant, with a focus on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pink robe and the dark tree.

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

## 苏东坡与豪放词：走出儿女情长，抒写家国时代

说到苏东坡,很多人第一反应,就是他的豪放词,“大江东去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”“乱石穿空,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”……

“豪放”之说，是相较于宋词原本的“婉约”而言的。传统宋词称为“雅词”，所以豪放词被称为“壮词”。豪放词出现后，宋词突破原本小我限制，将个人际遇与家国命运结合，题材范围和辞章格调获得提升。

在北宋时期,以柳永为代表	被发
来的婉约词和以苏东坡为代表的	流派
豪放词之差异,有个形象说法,	黄,平
那是南宋人俞文豹在《吹剑	平闲
续录》中的总结:“柳郎中词,只	词,志
合十七八女郎,扭扭牙板,歌	志
‘杨柳岸晓风残月’。学士词,	亦是
须关西大汉,执铜琵琶,铁铎	“小舟
板,唱‘大江东去’。”这个比方	达观
明白晓畅,婉约豪放之分野,就	

此划

在他南来唐家

气势  
傲·和  
“长烟  
家万  
调雄

被发流黄，右平冈词，志。亦是“小舟达观”。

词风就有  
的《破阵  
子》,直抒  
北宋

“衡  
日孤城  
燕然去  
气象苍  
苏东  
大，无  
夫聊  
苍，锦  
是他  
抗敌  
期有  
”“一  
比逝，  
、气势  
之变